


王啸峰 著

异乡故乡

 文匯出版社

异乡 故乡  
YI XIANG GU XIANG

王啸峰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异乡故乡 / 王啸峰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496-1711-1

I. ①异…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7501号

---

# 异乡故乡

著 者 / 王啸峰

责任编辑 / 吴 斐

装帧设计 / 刘 啸

摄 影 / 顾万峰 于 祥 曹 敏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00千

印 张 / 8.5

ISBN 978-7-5496-1711-1

定 价 / 39.00元

## 好多亲切的泡沫

(序言)

苏童

想一想，我与啸峰互相的亲近感，应该始于我们对苏州城北共同的记忆。

他年轻时曾经是供电局的抄表员，终日骑车奔波在苏州城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以前抄过我家的电表，这让我惊喜。细谈下去，发现原来是个误会，他很长时间把一个叫做大海棠的地方当作我从小生活的街区了。但这个误会，也让我感到很亲切，许多误会，其实可以曲径通幽。我有好几个中学同学和老师，家住大海棠，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西侧围墙外面，就是通往大海棠的必经之路。现在我想象啸峰当年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海棠混乱弯曲的街路上，他如何到了我的同学颜某某家里，到了我的中学团委书记顾某某家里。然后我突然想起我自己的一次大海棠之行，很多年前某一个春天的午后，我去了大海棠，寻找团委书记的家。也走了那条混乱弯曲的道路。我现在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了，只记得团委书记当时坐在门口，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洗衣服，与她在学校的形象完全不同，我看见她面对一只大塑料盆，塑料盆里浸泡了一大堆衣服，一块搓衣板像桥一样架在盆沿上，她一边洗衣一边跟我说话，手上都是肥皂粉的泡沫。

好多泡沫。好多亲切的泡沫。记忆当然可以喻为泡沫，我们好多的故事，其实是被收集整理过的记忆泡沫，这些泡沫一旦经文字固化，或者成为絮状的乡愁，或者成为坚硬的骨头，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嘯峰讲述的苏州故事，也如此。

我与嘯峰的成长背景不同，他的苏州，不一定是我的苏州，他的家庭故事，不是我的，但大抵还属于我的街坊邻居。我能辨别那是苏州屋檐下的故事，多少有些潮气。这潮气，亦让我亲切。当然，钮家巷里的人与事，除了与苏州相关，最终还是中国人的人生与时代，他的祖母祖父外公外婆，说到底，还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家的老人长辈。

我读嘯峰的散文，读起来大多亲切有加，最近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井底之蓝》，故事鬼气森森，叙事的腔调独特而耐心，很喜欢，又很意外。听说他已有另起炉灶之意，专注于短篇写作。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作为嘯峰的朋友，我拭目以待。

2016年1月25日 南京

# 目 录

好多亲切的泡沫（序言）	苏童
家族·记忆	
弄堂里的祖母	3
她的一百年	20
梧桐树	34
市井·生活	
二姐	47
石强	58
萝卜丝饼	73
鼓楼初生活	80
一路·风景	
在路上	101
敦煌	104
大湖小景	108
夜戏	111
界江之南的梦	114
行走美丽暧昧的日本	118
运动·思维	
马拉松双城记	135
快乐思维	150
左脸右脸	155
生活里的每一个片段	159

## 宇宙·时空

1910 2010 2110	167
霍金的新想法	170
暗物质	173
多维世界的忧郁	177
记忆 时空 未来	181
美好的一天	186
时间机器	189
他来自地球	193
我们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	197
阿姆斯特丹	200

## 情感·杂记

风筝	207
灯火的声音	210
灯火	214
家园	217
高速公路	221
马戏演员	224
夏天 夏天	227
冬天 冬天	230
当我们谈论同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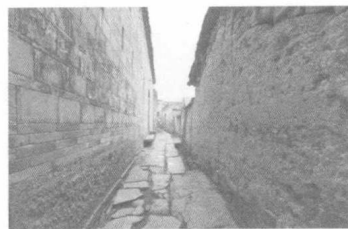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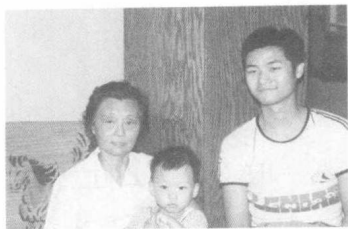
## 故乡何处是?

——初见书房人文分享沙龙	238
--------------	-----

上世纪的隐情（代后记）	262
-------------	-----

家族 JIA ZU 2012





## 弄堂里的祖母

家族就像一张蜘蛛网，我被困在当中不得动弹。

在我连续写了好多关于外公外婆的故事后的一天下午，小姑姑突然打电话给我，要和我聊聊，希望我写祖母，她的母亲。其他朋友读过我的文章后，也时常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只写母亲这一族系，而父亲那一边基本不提。

我要么回避，要么回答从小生活在外公外婆家，写他们更有血有肉。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在我内心，两边的分量不同。我之所以用正式规范称呼，因为与外公外婆不同，很长一段时间祖母离“奶奶”有不小的距离，不仅在物理方位，更在心理尺度。这个距离，决定了我对她的基本情感，决定了最后的情感突破。

实际上，我非常害怕揭开心里伤疤。有人说你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干过体力活，学习、工作也顺利，生活挺舒心，就说你没有吃过苦。那人不懂“墨菲定理”：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人更是这样。

十多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我奋力开着轻摩，女儿坐在我背后。她刚从少年宫书画班出来。快到家，等一个红灯时，我隐约听到电话铃声，迟疑了一阵，才辨别出是自己手机，电话那头，小叔叔带着哭腔说，你赶快过来吧，老太恐怕不行了。

合上手机，才发现半个多小时前他就一直打我电话，未接来电多达二十个。也是这半小时，我最终没有见到祖母最后一面。守灵的第一夜，我一下子拉近了与她的距离。她的身世之谜，像彩色拼图般向我脑子聚拢。

如果女儿从少年宫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一眼手机，那么我很有可能可以赶到观前街附近的钮家巷，见祖母最后一面。我让女儿自己走上楼梯，妻子在四楼等她上去，直到听见她俩对话，才扭转龙头直奔观前街。而我在女儿这么大时，已经独自乘2路公共汽车从道前街一直坐到干将路。我之所以不坐到观前街东下来，是因为我喜欢走一段充满刺激的小路。所有窗户都被倒梯形白铁皮罩盖住，大大的开口往上敞开，像饥渴的人仰头接雨水。我跳着，蹦着，想看看漏斗里传出的嘈杂声音从何处来，但是看不到任何结果。几个过路的面熟人，看到我无忧无虑的样子，边摇头，边窸窸窣窣低声说：“这孩子真可怜，他爸爸快要死了，还这么开心。”声音像蚯蚓钻进我的脑子，我低下头，手指紧扣玻璃弹子，想象拉足弹弓射向说闲话的邻居。那条通向祖母房子的阴森备弄，是我走过的最黑暗的弄堂，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从没有亮的时候。进门的时候，红漆在左门楣标注：18号，右门楣写着19号。摸黑前进的过程中，被车把钩住、马桶绊住、木板挡住。长达十多米的甬道，我看不到希望。

我匆忙把车子停在对过人行道上，奔进备弄，黑暗如同三十多年前一样深沉。我撞到了一个高个子，是三姑夫，他出来装个长明灯，人活着谁都想不到，人死了才去点亮几十年甚

至更长的黑暗。看到她的遗像和下面的遗体，我跪了下去，眼泪出来了，身边响起一片哭声。我此刻脑子想的是当初大家为她买了寿穴，她终于可以与祖父、父亲在一起了。她的房间很大，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地板，地板上孤零零地放置着一个大床，我所有关于干净、整洁的警示都来自这片宽木广漆地板。现在，大家动手把床拆了，空荡荡的地板上，我腰间的白布随意扫过杂物和灰尘。这个地方就一直空着了，占领大家庭最高权力的领地，小叔叔他们连想都没想。他们后来最终把这房子卖掉了。最关键的原因必定不是他们所说的这些那些，而是“敬畏”。

她斜靠在带扶手的藤椅里，大家或坐或站，把她围在当中。她不大说话，偶尔点评几句，大家不住点头。这是属于她的地盘，你不高兴，可以走出去，但是只要留下，就得听她的。她的子女们都这么认为。我是例外。我总是想出一些使这个大家庭的人吃一惊的话。因为我没人管，父亲在那个秋天就去世。母亲根本不到观前街来。之前，我没有正面体会她的性情。失去了父母的阻挡，我一下子代表了一房。最初几年，只要我一坚持，她就落泪，想她的长子。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就住在道前街附近的外公家里，我出生在这个独门独院的百年老宅。关于父亲，在老宅里，一些评论与她的评价大相径庭。他从部队转业到市机关当秘书，写稿累了就喜欢喝口酒解解乏。从天天喝，到顿顿喝，终于喝出毛病。这当然是老宅的看法，病从酒来。她固执地认为，病是因为工作辛劳。母亲跟他为了酒的事情三天一大吵，天天有小吵。老宅里的矛头指向很明确：只有她支持！搞不好还偷偷塞给他

钱买酒喝。邻居总会在道前街小馆子里看到独自喝高粱“小炮仗”的父亲。被母亲抓住几次后，他学会了藏酒。他去世后一段时间里，我经常能从老宅角落里找出一个个小瓶子。那些不明液体在阳光下晃啊晃，我眼泪就下来了。我没有钱买橡皮筋，父亲病得只能躺在床上了，我的手悄悄伸进储蓄罐的时候，啪的一声，一只鞋子打到我头上，父亲喘着气叫骂我。我擦掉眼泪，仍然镇定地拿了该拿的钱，跑到街上。一路上，我的怨恨升起。阴雨天，那些小瓶子被我偷偷放在弄堂里，一个接一个处决。我渐渐后悔自己的咒骂，毕竟失去的是自己的父亲，同时弥漫开来的是对她的愤懑。老宅里的人对我这样说：祖父去世后，她愈加溺爱我父亲，一切以父亲为中心。一句话：父亲的病她要负一定责任。

我对坐在藤椅里的她发问，为什么支持父亲酗酒。没人像我这样敢提这样的问题。我清楚地看到，她的手、脚在颤抖，身体也随之抖动。“这是‘他们’跟你说的吧？”我没有作声。“天啊！我是做了什么孽，让孙子当面诘问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必须去看望她，是她与母亲妥协的结果。她不干涉母亲的生活，就必须定期确认我是她的孙子，还姓着原来的姓，还拥有原来的名字和小名。沿着老路线，我闭着眼都能穿过黑不透光的备弄，再过两进天井，然后承受后背被邻居指指戳戳的分量，站到她面前。她对我很好，总是柔声细气，满足我一切要求。我才不傻，知道那是陷阱。看见姑姑、叔叔们被她指挥来指挥去，感觉他们的悲苦。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是虚假的，也必定被她高压政策控制住的。邻居对她的敬意，当然更是逢

场作戏。她对每个人的每个举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虚情假意。我不会上当。老宅里的人早就看透她。她说话、动作、哭和笑的腔调，在我看来都像个演员。

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在怀疑和压抑中度过。我越长越像她的大儿子。起初几年，每次她都会抚摸着我的手，流下几滴眼泪。演戏，肯定是演戏。我只是来吃顿饭，伸出手可以得到零用钱。事实上，我心里非常凄苦，总是想，有朝一日脱离道前街和观前街，就彻底解放了。我的小伙伴们没有“双城记”般的烦恼，但是我知道，他们也各有各的不如意。

她带我到居委会，退休后她是平江路一个片区的居委会主任。星期天，居委会主任更要到岗到位。大家都叫她朱主任。我坐在阅览室里翻看《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和《解放军画报》，我最喜欢看解放军战士，我身上穿了父亲留下的宽大军服，同学们讥笑我，我让母亲把衣服改得不像军服，即便这样我还是喜欢解放军。她在外屋接待一批又一批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找组织的人，他们似乎很服帖朱主任，她一口夹杂着上海方言的苏州话，显得比其他人来得硬朗，压得住阵脚。夕阳下，我跟在她身后，红光穿透她的白发。我比她小儿子年纪只小一轮。有我在身边，她是否感觉填补了一个空白？她走路缓慢又坚定，“文革”时被“造反派”打得腰受伤，但是不影响走路的气质。我后来才知道，那些气质都有来头。

一百年前，她的父亲往来于长江沪汉外轮上，作为二副，他可以经常带家属上船，往返上海、汉口。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抱着她，或者拉着她的手，溯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

她的胸襟从小就与大江大河关联，她的视野一直从江水延伸到海天交接之处。渐渐地，她精致的性格中融入了豪爽、干练的元素。以至于那个私塾先生把一个手提箱交到她手上的时候，她认真地点点头，二话不说就把箱子带回家。她从年轻的先生眼中读到了“信任”两个字。

先生被捕了，他被指认为地下共产党员，箱子里是一部发报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余波扩散，朱家人惶惶不安。全家在上海滩换了好几个住处，终于把沉重的手提箱“遗忘”在一幢石库门的深井里。她和哥哥、姐姐三人再次入学，安稳的时日总是短暂的。战争的磨难开始了。日本人疯狂轰炸上海，滚滚红尘中，老百姓的命不如一只蚂蚁。他们忙着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藏进地板，塞进墙洞。命运牵着她的手，一路逃到吴县黄埭，她父母的老家。大家都以为那里只是短暂避难地。殷实的家庭都这样想：反正我还有本钱，在穴地躲避劫难，回到上海还能翻本。

她和姐姐留在乡下，父母返回上海。姐妹俩经过漫长的等候，迎来疲惫绝望的父母和哥哥。她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未来，将在偏僻的乡村度过余生。她会忘记长江、大海，会忘记人潮涌动、货来货往，会忘记三明治、克宁奶粉，会忘记西装、旗袍和百乐门。她会生活在农田、菜地边，会替人洗衣、织补衣物。剧烈的反差，震撼心灵，当时她只有十几岁。

那个位于黄埭边上的地方叫黄泥泾，现在仍有一座桥叫黄泥泾桥。我看着地图，有些茫然。外公那一族，当初逃难，选择太湖边上的香山，山势险峻，地形复杂，加上乡下有人接应，

他们的逃难思路清晰、目的明确。黄埭在苏州城北，既无山林，也没有大川。相传春申君黄歇在此兴修水利，黄埭从此民富物饶。逃避战火、逃离大上海的路线千百条，他们最终选择了回归。回归难道真的是最佳归宿吗？

我坐在她的灵柩前，午夜已过，东方还在黑暗中昏睡。打麻将的、打牌的、聊天的，都已七倒八歪地进入梦乡。我的疑问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我上前接续三炷香，对遗像三鞠躬。敞开的门刮进来一阵风。她去世前三天，天井里突然游出一条白蛇，它绕着墙壁，头高高昂起，想要看什么。婶婶把这事告诉她，她从床上挣扎下来，坐到门口。她看到了白蛇。白蛇也看见了她，高昂的头保持了很长时间，渐渐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它向她匍匐而来，头和身体紧紧贴地，在她跟前打了三个S形。她的手无力地垂下，只有眼睛紧盯着白蛇。白蛇缓缓游进墙洞。她没有说一句话。婶婶问了道士。道士说那是家蛇，来向主人道别。18号，她住了五十多年。

我曾经站在黄泥泾桥上，远眺东方。只有这座普普通通的桥，还有“黄泥泾”元素。七十多年前，父母带着她和姐姐，从上海一直往西，不敢走大路，穿越太湖群山，到达黄埭。日军占领了江南地区，轰炸少了。他们又急着想回去，那些财物都被埋着、藏着，像一颗炸弹挂在她父亲胸口，他甚至不能听到任何木材碎裂的声音。老两口潜回上海，在上海郊区与儿子会合。他一辈子在外轮上的积蓄，简单粗暴地暴露在职业抄家流氓的眼底。命比财重要，但是当命又暂时可以维持下去的时候，物欲、情欲又悄然冒头，这时最需要生活的本钱，而他们



当时已是一无所有。他们注定要在远离上海，离苏州城也有一定距离的乡下故土，继续活下去。

黎明将要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困了。一个接一个疑问还没有发出，她就离开了。我曾经设问几个关键问题，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或许，即使我问了，也得不到实情。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时时处处都面临的“真实的谎言”，我们身在其中，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我在“欺骗”、“被欺骗”的环境里渐渐长大。“这不是小孩应该知道的”、“那些事情没什么可说的”，自己独立地思考，在处处掩饰的家庭里，真的很麻烦。我需要去伪存真，但当我接近事实真相时，一切已经太晚。我三十岁那年，女儿也已三岁。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妻子漫不经心地说你妈妈不是外公外婆亲生的，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并没有十分吃惊。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情都遮遮掩掩，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环境和生态。三缄其口，是一条戒律，似乎能够缓解外部的冲击。和妻子传来的信息一样，关于这个家庭的其他往事，我也都从外部途径获取。这是渐渐老去的普通中国家庭的生态：表面沉默和谐，其实暗流涌动；说教当前，诚信平等缺失。她肯定也是知情人，但她也没有吐露任何话语。如果每个人都把默然承受作为潜规则，那我为什么又要揭开伤疤、打破平衡呢？这个事给我带来唯一的影响，就是突然间拉近我和她的距离。我是她真正的嫡孙。血亲使顽固的基因从她身上流淌到我这里。

要强，这是要命的基因。在黄隍的岁月，是她一生中的低潮，从上海滩女学生一下子沦为乡村织补女工。她开始品尝